

筆記小說大觀集

睽車志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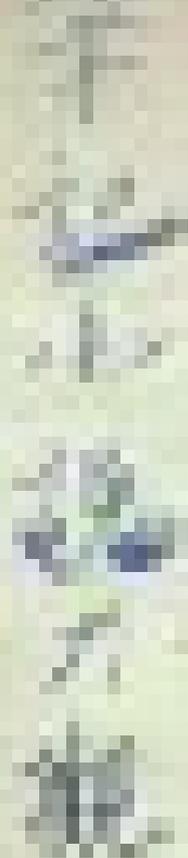
宋郭象著

進步書局校印

新加坡  
車志

卷一

新加坡  
車志



宋郭象著

睽車志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睽車志提要

宋郭象撰是書紀當時耳目所及鬼怪神異之事  
足以資勸戒明因果者其名睽車志蓋取易睽卦  
載鬼一車之語也貴耳集謂憲聖在南內愛神鬼  
幻誕等書郭象睽車志始出說頗近是每條之末  
仿杜陽雜編之例悉注某人所說尤非無證不信  
者比至是書或釐五卷或釐六卷與宋史藝文志  
所載一卷截然不同或係後人任意分析非竄亂  
脫漏也

宋 歷陽郭象撰

宣政間。長安人有牧牛於野者。數亡其牛。尋之。牛卧一處。薦草肥軟。方丈之內。異於常草。自後每於其處尋。輒得之。一日大雪。視牛卧處。獨不積。異而掘之。深二丈許。得石匣。刻曰。開元祭地黃琮。啟之。得琮形如今制。但白色美玉。而其中方寸許作新粟

色。大資鄭公億年說三事。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塚。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鐘鼎之屬甚多。驗款識皆三代物。塚為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大夫則幘頭。婦人則段紒。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載冠服已嘗如此。

宣和間林靈素希世龍倖。數召入禁中。賜坐便殿。一日靈素倏起趨階下曰。九華安妃且至。玉清上真也。有頃果中宮至。靈素再拜殿下。繼又曰。神霄某夫人來。已而果有貴嬪繼至者。靈素曰。在仙班中與臣等列。禮不當拜。長揖而坐。俄忽睜視。喏曰。是問何。乃有妖魅氣耶。時露臺妓李師師者。出入宮禁。言訖而師師至。靈素怒目攘袂。

亟起取御爐火箸逐而擊之內侍救護得免靈素曰若殺此人其屍無狐尾者臣甘罔上之誅上笑而不從

林靈素未遭遇時落魄不檢嘗從旗亭貰酒久不歸直其人督之靈素計窘即舉手自捫其面則左頰已成枯骨髑髏而餘半面如故謂其人曰汝迫我不已我且更捫

右頰矣其人驚怖竟為折券

韓亞卿知丞說

左賁字彥文有道術遊京師依段氏甚禮重之段氏母病賁為拜章祈福乙夜羽衣伏壇上五鼓始蘇愴然不懌久之段氏甚懼詰之賁曰太夫人無苦三日當愈祿算尚永段問先生何為不懌賁曰適出金闕忽遇先師力見邀已不可辭後五日當去賁本意且欲住世廣行利益今志不遂滋不樂耳既而段母如期而疾良已越二日賁卒段氏悲悼具棺衾殮之賁兄居洛段命凶肆數人舁棺送之既舉棺辭不肯往云棺必無屍某等業之久矣凡人之肥瘠大小若死之久近舉棺即知之今此甚輕是必假致他物至彼或遭訊詰段與之約曰苟為累吾自當之既至兄果疑發視衣衾而已段言其故乃悟其尸解

紫微王舍人楷中說二事

孟通判者密州人丞郡青社秩滿還里素慕神仙長生之說一日有道士謁之故絮

藍縷疥癩狼藉。謂孟曰。以公好道。故來謁公。頃在青州。印施度人經。我嘗受一軸。公頗憶否。視文書御軸。取觀。真曩所施也。又曰。我能燒汞為白金。願以相授。孟曰。某不願也。乃曰。必不欲。姑試一觀。自於腰間取鏹數百。願孟從者。令市汞。至則以實鼎。熾炭環之。解帶間劑投其中。有頃。取傾出。真白金也。他日。又至曰。我來與公別。適得佳茗。願共嘗之。探懷出建茶一塊。裹以壞布。蠟蟲僕緣。孟有難色。辭以無茶具。道者取紙裹搥碎。願爐中銀鑄。取水煮之。分注兩盞。揖孟舉啜。孟辭以太熱。久之。又言已冷。當留候。再溫飲之。道者愠曰。果相惡耶。取茗覆之。不揖而起。孟猶送之門。還見所覆茗地皆黃金。其盞及鑄茗所漬處。表裏皆金。始知其異人。亟追訪之。已失所在。

儀真報恩。長老子照言。紹興間。嘗與同輩三人行脚。至湖南。經山谷間。迷惑失道。暮抵一古廢蘭若。相與投宿。牆屋頽圯。寂無人聲。一室掩戶。若有人居。中惟土榻。地爐。以灰掩微火。傍置一瓦缶。視之。則煮芋也。諸僧正饑。食之甚美。已而視糊窗。乃淳化中故綾紙度牒。室中有數大甕。所貯或芋或栗。或山蔬。了無鹽醯之屬。俄有一人荷錫負芋。來自外歸。被髮體皆黃毛。衣故敗僧衲。直入坐土榻。見客不交一談。與語亦不應答。夜既深。皆倚牆壁坐睡。暨天曉。已失其人所在。惟爐火傍置四五缶。其一已

空。蓋其人食之而出。餘三缶。皆芋栗。煮已糜熟。若以餉客者。三人食之而出。又行巖谷荆莽中二十餘里。乃得路。邁。

紹興二十八年。外舅楊紫微與陳申公俊卿同為小著。省中共處一位。在國史局堂之西閣。其東閣則大著位也。時方虛其處。一日晨入省。則有老兵雉經於西閣掛梁間。趣命解之。已死。二公不欲遽入。乃暫徙東位。外舅謂同省諸公曰。僭居此位。殊厚顏也。俄報二公同除大著。事雖倉卒。而應兆如此。

趙汝言字允之。死已數年。有遺女任子。淳熙乙未之冬。任子暴疾。其兄謙之憐其孤幼。念之甚至。一夕夢至一所。高闕長廊。金碧輝煥。汝言在其間。方與一金紫老人對立而語。問老人為誰。傍侍者曰。凌待制也。汝言援筆題詩於壁曰。彈指紅塵二十年。歸來瀛海浩無邊。夢魂相遇因隨念。珍重前生兄弟緣。老人繼題其後曰。處世休論大小年。瀛關從此斷塵緣。芝階雲路逍遙處。羽蓋飛鮪不用鞭。汝言復顧語曰。任子已無恙。以兄念至。緣因念結。故得與兄暫相遇耳。謙之方悟其已死。慟哭而覺。謙之自傳其事甚詳。

淳熙庚子八月十五日。平江常熟縣大火。屋居焚熱大半。灼爛死者十餘人。先一夕。

許浦戍卒自府請冬衣還。頓止距縣一舍。戍將夢被追至一所有冠服坐殿上。呼戍將至庭下。謂之曰。明日常熟有變。毋得縱部下為亂。且令責軍令狀。既寤驚疑。及曉令戍卒皆止。未得進。獨從數卒。先止部外塔院。遲疑未敢入。俄而火作。方烈焰猛熾。若戍卒入邑。必因救火剽掠為亂矣。神告何其昭昭也。

平江里俗舊傳識記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又云。西山石移。狀元南歸。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二日。吳縣穹隆山大石。自麓移立山半。石所經草木皆壓藉。宛然行迹可驗。其秋八月十八日。夜海潮大至。過唯亭環城而西。穹隆在城西。唯亭距城東北四十五里。明年省試。平江歲貢者盡下。唯黃由以國學解中選。未廷試。皆傳黃由魁天下。已而唱名果然。由字子由。平江人。而用國學發薦。南歸之驗也。

承節郎孫俊民家於震澤。歲除夜。夢長大人其高出屋。行通衢。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鐵釘槌。睥睨其家。以牛角擬門上。欲釘之。夢中與之辨解。長人乃去。以其角釘對門姚氏家。其春姚氏舉家病疫。死者數人。

湖妓楊韻。手寫法華經。每執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後病死。死之夜。其母夢韻來別。云以經之力。今即往生。烏程縣廳吏蔡家作女。時蔡妻方娠。是夜夢有肩輿及門者。

迎之則韻也。云來寄宿寤而生女。其母他日來視女為之啞然一笑。人咸異之。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酒。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試。僦舟以行。舟人

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聞。既引試。舟人以其重。局棘闈。無他慮也。日

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得意。出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

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榜。傍一人忽掣去。云

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協。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

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果首薦。

於錄。然至今未第也。國傳姚行可說

衢州江山毛知錄。嘗夢入冥。吏引至一處。若官府。兩廡皆大屋。貯錢滿中。各以官為標

識。問之。曰此俸祿也。毛視其俸。吏指一處積鏹五百餘千。曰此爾俸也。位至丞郡。又

見傍別積十二千。題曰饒州德興某人俸。毛後為徽州錄叅。值方寇作。州倅逃去。毛

攝倅兩月。而賊至。遇害。德興某人者。後登第授一尉。到官一月而卒。劉運使文伯說

信州小兒醫蔡助教者。其鄰嘗遺火。隨即撲滅。事不聞官。他日蔡與郡官偶語。及郡

官曰。是不可不懲。即白郡將逮其鄰人。繫之數日。乃撻而遣之。鄰人在繫染疫。歸即

傳其家不一月盡室皆死。後數歲蔡如廁忽見鄰人逐而毆之。即得疾死。其鄉人有  
幹至臨安者。見蔡於通衢露首。二黃衣人驅之北去。鄉人前問勞。蔡曰。吾以公事被  
逮。將往棘寺。忽忽而別。鄉人歸始知蔡已殂。其見之日。乃其死之日也。周濟美  
左司說

大叅王公子明未貴時。待一倅闕。夫人嘗夢有人見呼。運使恭人喜以語公。公亦自  
喜。將為監司。後果為浙漕。而夫人死。其後公登政府。始知前夢神告其止於為運使。

妻爾。黃倅  
扶說

文學楊良能邦禮。其妻華亭鄭氏歸寧。適其家改葬祖姑。啟棺儼然不朽。視其面貌  
長短與鄭氏無小異。計其死之年。乃鄭氏生之年也。眾皆驚異。鄭氏甚惡之。因感疾  
未幾而卒。楊良  
能說

宗室士紆宣和間。以未有子。每歲生朝。為千道齋。以祈嗣續。一日齋坐已定。忽有丐  
者喧門求入。士紆納之。坐者莫肯與齒。竟就下位。食已。眾皆散去。丐者獨留彷徨。士  
紆揖與語。乃問公所求何事。耶。告之故。則曰。此亦易事。士紆方督視撤器。不暇詳款。  
丐者告去。期明日來。且探懷出藥七粒。曰。食藥也。令士紆吞之。邑君自屏間望。鬼遙  
呼止之。丐者笑而去。士紆握藥以入。邑君令舒視之。但一朱書呂字。數日不消。王彥  
正舍

蔡純誠通判。與一僧相善。尊宿也。忽得書招蔡。既至。而僧已跌坐而逝。先封小合。囑其徒云。蔡至貧。此合中吾衣鉢金二兩。來則與之。蔡至。哭之慟。僧復開目與語良久。且云。當有道人來燒香。非常人也。可隨之。當有所遇。言訖。瞑目長往。俄果有一道者。至。蔡前揖之。道者焚香徑去。蔡隨其所往。行甚速。道者問隨我何求。蔡言素苦寒疾。百方不愈。道者乃握其兩手。頃之其熱如灼。蔡云。今遍體皆煖。惟腦尚冷。則又以手熨其腦。應手即溫。乃謂蔡曰。勿庸隨我。用所衣布袍贈蔡曰。某年月日。岳陽樓前用錢三百七十買此言已。長揖別去。蔡收其袍藏之。他年。蔡有故。至山東一郡。茶肆中復遇道者。相見甚喜。袖間出綸竿。緝布縷為釣。笑擲地。徐引之。得大鯉。相携酒壚。繪食之而去。

吳興楊禮承務。其母縣主。素與尼法安善。安嘗夜夢有青蓮花。其女曰蓮師。自嬰孩則口常作蓮花香。然生四歲而夭。火之。其骨自顛至足。皆相鈎聯。舉之不絕。楊禮承務說三

事。

湖州妙喜村民相二十。素狡獪。為一鄉之害。年五十。忽悟所為。痛自刻勵。日誦佛號。

數年不暫輟。忽一日徧詣素所往來者。自言所積惡業至重。須焚身以懺。各丐薪數束。不旬日得薪數百束。積高二丈許。結紙庵其顛。刻日自焚。觀者環遶。然村人猶畏之。無敢與之下火。相乃口銜炬。合掌端坐庵中。以炬四然。須臾煙焰周合。乃至指節燼落。凝然不動。

臨安下竺式道者。苦行修懺累年。置火鐵於像前。晝夜持誦環繞。遇困倦。即以指觸鐵而醒之。晚年。兩手惟存四指。建懺堂甚雄。每架一椽。甃一甃。輒誦大悲神咒七遍。建災間虜至。積薪其下焚之。薪為之盡。而屋不然。乃不復焚。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眾已驚愕。謂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畧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戀。空有遊魂遍九州。丞相秦公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有死者。

左司周濟美說

皇甫坦自云數百歲人。言人休咎時驗。嘗館於道院。有人訪之。值其他出。其人素與相善。留待之。啟其門封。惟一榻蕭然。索席下。得一半臂。鮮血淋漓。驚懼而出。俄而坦至。相接甚歡。顧謂童子風冷。可於席下取吾著睡衣來。童子即取半臂。坦對客衣之。

衣甚新潔。初無血也。喜為人書字。亦多驗者。汪國正遠。歿登第已逾壯室。以未有子為憂。求字於坦。書一湧字。已而汪授吳江簿。到官而生男。乃悟湧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省試。坦書落字與之。士人不樂。及揭榜。乃第二十三名。因視其字草頭。即二十。其傍從水不為點。而作三畫。各字右筆止作一點。乃名字耳。汪彥遠國正說

李知己任永嘉教官。公解有一樓。怪不可居。或飛擲瓦礫。或聞歎息謳吟之聲。家人畏懼。莫敢正視。惟知己在家則寂然。一日郡庠季試。教官例當宿直舍。知己預憂其擾。乃置几案筆硯於樓上。連紙數幅。題其前。問怪所從來。令書其後以對。已乃篩灰其下。扁鐫謹識。而出。間二日歸。詢其家。則怪不復作。啟鑰視灰。凝然無迹。而案上紙書皆盈幅。自言姓石氏。頃隨兄赴永嘉幕官。未至郡。溺死。逮今二十年。營魂蕩無所歸。偶見此樓空閑。故暫寄此。非敢為厲。近媒者為議城南洪秀才。姻方旦歸。彼不復此留矣。字體纖弱。真女子筆迹。書辭數百言。纏纏有條理。知己亦敬異之。他日偶至城南忠義廟。其間神像。果有洪秀才。蓋義兵拒寇死事者也。永嘉陳紹美說

孫機仲郎中紹遠。父元善。价居平江。嘗有幹過市。見鸞籠餅者。乃其亡僕。孫自疑。白晝見鬼。唾之。僕遽前拜。祈曰。主翁無然。將使某賞不售。孫問爾已死。何乃在此。僕請

孫至居人稀僻處。曰壽數未盡。藥誤致殛。而陰府不見收錄。營魂汎然無所之適。故為此以度日。今闐闐中如某者。且千數。只如宅中廣官人乳媪亦是也。有如不信。第今夕勿令復與兒同寢。彼將怏怏不自得。俟其熟寐。取楊枝炭火醋淬之。以灼其體。必有異。孫甚驚。歸如其說。火之所灼。忽有青煙出。衣被間俄而煙絕。乳媪已失所在。衣被如蟬蛻焉。廣官人者。機仲弟紹祖字文仲者也。張判院良臣漢卿說四事

支提長老善秀言其鄉里有人以田獵畢。弋為業者。其妻晝寢。忽見牀前地裂。深不可測。俯視見城郭屋宇。恍惚間身墮其間。至殿庭仰望。有王者坐其上。左右皆牛頭阿旁。主者命以大刀斷其手足。剖割心肺懸挂之。自踵至頂。細剝血肉如泥。乃揉和成團塊。業風吹之。俄復為人。方其身被慘毒。而其識神在傍。見其屠剝痛苦不可名狀。既醒則身故在榻上。移時始能言。百體餘痛。經日乃定。自後或經歲。或半載。所見輒如此。不勝其苦。一日又然。則聞殿上人謂之曰。當往求善秀長老說懺悔。可以減罪。乃如其言。謁秀道其故。秀教之誦破地獄真言。具為演說懺滌。自後乃不復覩前事。竟亦善終。

成忠郎傅霖。淳熙庚子任臨安監。嘗建請於北關。創立新倉。擷取居民八十餘家。毀

撤屋宇。老稚流離。怨嗟謹涕。初霖夜坐書閣。草定建請利便。忽見其姊塔林路分家  
二亡婢。自前行過。徑趨宅堂。方驚愕間。其妻及女皆寐焉。急呼醒問之。云適見其婢  
自外來。云與小娘子作伐。詢其女而夢協甚惡之。其女遂病。倉成而地卑濕。或言曩  
數有滄沒之患。霖愈益憂恐。乃高為地板。離地二尺。所費不貲。又欲大營備水車骨  
之具。官無餘錢。其家素富。乃從妻丐五百緡。妻拒不與。霖窘迫。以刃自裁。救之不死。  
醫者以桑皮縫合其創。傳藥雖愈。而頷頸孳不復伸。俯首不能仰視。神識沮喪。遂成  
心疾。請祠祿以歸。

宋 歷陽郭彖撰

武翼大夫焦仲居四明。性嗜殺。日以彈射臂鷹走狗為樂。所殺不可勝紀。營一宅新成。遷居之。房闔間巨蛇縱橫。至相糾結如繚。殺之復然。家有三男二女。長曰嗣昌。業進士。忽得心疾。朝夕慟哭。云憶其亡父母。其妻謂之曰。堂上坐者汝父母也。何狂易至此。嗣昌憤然曰。此人乃害我父母者。恨未能殺之。以復讐。然不可與之同居。日挽其妻以出。不可禁止。乃聽其外居。嗣昌竟以病感死。次子季子。不數年。相繼殂。晚年仲復喪妻。生計益落。孑然一身。獨享高壽。而健啗康強。嗜殺如故。豈佛經所謂魔力所持者耶。

楊虞仲眉州人。丁丑王榜甲科。擢第。官亦早達。典蜀郡。先是普州樂至縣有臨水精舍主僧。夜夢一貴人跨馬而入。曰。我山神也。今暫還。不久當復往歸。寤而有金堂縣尉令狐習與病適至。信宿而卒。習父攜家居。初未聞習病。一夕夢習緣檄歸。喜甚。亟迎門。及下馬。揖而言曰。習不孝。不得終事父母。今當為眉山楊氏子。名虞仲。後二十三年。仍以直言中甲科。官職顯於今世矣。辭訣而去。父驚愕而寤。其日計至。搗痛悼甚。